

冒着“石雨” 南京志愿者飞车送药

由于第一次出色地完成了进重灾区平武县的援助任务,来自南京的志愿者林正江获得了成都市红十字会的高度信任,再次请缨很快获得批准。接令后,他带着几名志愿者连夜将一批药品送到什邡市红白镇,并在当地展开防疫行动。快报记者一同前往,亲历了这次南京志愿者的灾区救助征途。



志愿者们卧在帐篷里,久久无法入睡 快报记者 刘向红 摄

二领任务去灾区

“这次执行的是送救灾物资到震中汶川。”5月19日上午,林正江给记者打来电话,显得有些兴奋。地震后,进汶川被视为比登天还难,一般志愿者根本不让进去,“领导让我休息半天,下午2点集合出发”。

下午2点,成都市红十字会门前人头攒动,四面八方的志愿者汇聚在这里,把一排临街设立的咨询台围得水泄不通,大家纷纷要求到第一线支援。人群中,记者没能见到林正江,打电话给他,他说:“情况出现变化,都江堰到汶川的路出现塌方。我正在楼上和红十字会领导商谈,如果再等一会道路还没抢修好,可能任务要调整,改去别的灾区。”

到下午4点,林正江下楼说:“路还是不通,我们改去离汶川县城只有十多公里的什邡市红白镇,这里伤亡也非常惨重。”

任务是送一批抗生素、消毒液等药品。红十字会给林正江配了两辆车,再带五六名志愿者随车搬运。“志愿者是我挑的,尽可能选退伍军人。”林正江说,“抗震第一线随时可能发生险情,前往的志愿者首先要能自救,当过兵的一般都有过这方面的经验。”

林正江很快挑出6名老兵,逐一看过他们的退伍证后,开始为他们填表登记,办理审批手续。大约十几分钟,林正江拿到了2张灾区车辆通行证和7张给随车志愿者的红十字会标贴。

这边走手续办妥,那边药品也已装车完毕。林正江把6名志愿者召集到车前,对他们进行了分工,并宣布了行动纪律,其中一条他特意重申了三遍:“到灾区后,不得喝灾民的一瓶水吃灾民的一口饭,否则严惩不贷。”如何严惩,林正江笑而不答。

下午5点多,运送药品

的车队正式向灾区驶去。

一路险象环生

出了成都市区,林正江拿出地图,指着一个画了红圈的地方,“这就是目的地——红白镇,距成都市区100多公里。”地图上显示,红白镇虽属什邡市,但非常偏远,而离汶川则非常近,“只有十几公里,翻一座山就到了。”开车的司机说,“由于紧靠地震中心区,红白镇几乎被夷为平地。”

晚上7点多,车队过了什邡城区,一路的顺畅让林正江有些意外,“16日下午,我们押送物资进平武,那路真难走,车在陡峭山峰间绕来绕去,不时有泥石流呼呼直下,飞石从头上隆隆滚来,险象环生,不得不多次停车探路。”

频繁进出灾区,已让司机安之若素,他对林正江说:“到红白镇的路也不好走,难路与险境还在后面。”

果不其然,出城不远,车辆开始剧烈地颠簸起来,人在上面左右摇摆,难以坐稳。透过窗户,能隐约看到路边倒塌的房舍。

晚上8点多,走在前面的带队车突然抛锚。车队不得不停下。林正江和几个志愿者拿出手电筒照着,司机打开车盖板修了起来。半个小时过去了,车子依旧启动不了。林正江急得浑身湿透,坐在车上的人也热得直冒汗,打开车窗透气,蚊虫立即嗡嗡地扑过来。

见车辆一时难以修好,林正江迅速电话联系了红十字会领导。十几分钟后,一辆空车从附近赶了过来。大家迅速把车上的药品转移过去。

车队继续前行。两边倒塌的房子越来越多,路也变得越来越难走,车队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。志愿者们都面贴着车窗,观察着外面的一切。在车灯照射下,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泥路上不时有拳头大的裂缝,有几人环抱不过

来的巨石,有还在哗哗流向马路中间的泥石。司机说:“裂缝、巨石倒不怕,就怕怕泥石流,有时候突然轰隆而下,让你防不胜防。许多车子稍不注意,就会被掩埋或砸坏。”

晚上11点半,车队终于抵达红白镇抗震救灾指挥部。林正江下去办完交接手续,随车的志愿者开始把药品搬运到一个指定的帐篷。

至此,整个押运工作结束,但林正江等志愿者没有随车返回,大家一致要求留下来。

寒冷让大家一夜未眠

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为志愿者的诚意所感动,决定接纳他们,并腾出一个空帐篷让他们临时入住。

十几平方米的帐篷内空空如也,地上只铺了一块塑料布,许多地方坑坑洼洼,人往上面一躺,后背直觉得痛,但没有一个志愿者吭声叫苦。大家放好行李后,就地和衣躺下。这时候,林正江想起来,大家还没有吃晚饭,立即拿出携带的饼干和矿泉水,给每个人发了一份。躺在地上,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,都觉得特别的香。

山区的夜晚特别冷,过了零点后,帐篷内的气温降到10℃以下,潮气也非常重,人躺在地上一会就觉得浑身湿漉漉的,两条腿酸疼不已。志愿者们都把所有的衣服拿出来,有的穿上军大衣,但寒气依然直刺骨头,大家翻来覆去,无法入睡,有的干脆坐起来轻声聊天。

交谈中,记者意外发现,志愿者中除林正江外,还有

一人来自江苏。他是无锡唐澄工艺品有限公司的保安苗啸锋。苗啸锋今年27岁,也是军人出身,不善言谈,更多的时候一个人坐在一边默默思考。得知四川地震后,他立即请了10天的假,背上行李,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成都。“我本想直接到第一线去救人,但由于管制严格,刚来的几天一直没能进得去,只在成都市内做一些志愿者工作”。林正江说,5月16日以后,他被获准两次进入灾区送物资,这使他看到了很多第一线的真实情况,“一个个场景常让我泪流满面,我觉得自己必须有所奉献有所牺牲,才能对得起那些罹难者。”不能直接参加废墟中救人,苗啸锋在送完物资后,就帮当地喷洒药水消毒、抬运大型设备、挖坑处理生活垃圾,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。由于所带的钱不多,来四川的几天里,他都是白天做志愿者,晚上露宿街头。

天色刚亮,志愿者们就一个个走出帐篷准备战斗。这时候,大家才发现300米外就是掩埋遇难者的地方,旁边堆满了石灰。志愿者们没有恐惧,而是走过去,低头默哀。

6点半,林正江从抗震救灾指挥部回来,给每个人带来了任务——喷洒药水进行卫生防疫和挖坑深埋生活垃圾。林正江给每个人划定了各自的区域,然后带着大家去领工具。

7点,记者离开时,林正江和苗啸锋正背起喷雾器,在新加坡救援队附近进行消毒。

快报记者 刘向红 发自什邡灾区



快报志愿团飞抵成都 看到沿街惨景 泪水夺眶而出

昨天凌晨,许朝凤迷糊中觉得天亮了,看了一下时间:5点半。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,准备行囊。“我被快报选中做志愿者感到很光荣,同时也有很大的压力。”许朝凤说,“我一夜都没怎么睡,灾区这么多的孩子需要心理安慰,我连夜整理了一份心理知识材料。”快报志愿团其他9名成员也和许朝凤一样,一夜无眠。

10名志愿者早早出发

昨天早上7点半,10名志愿者早早赶到快报楼下,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。“一夜没睡,就盼着天亮。”志愿者罗诗龙和郑懿来自南京炮兵学院,学校在汤山,他们俩前天下午回去后,就着手收拾行李。

“同学们知道我俩要到灾区做志愿者,都争着要去,得知不能去,每个人都捐款捐物,委托我俩带给灾区人民。”罗诗龙指着地上的大包小包和箱子说,“你看,我俩带这么多东西,都是他们捐助的,托我们一定要带过去。”

罗诗龙和郑懿所在的学员队领导也赶来送行,“这两个小伙子去,我也有点担心,但去做志愿者,我们都支持,希望他俩不负众望,把我们的一片爱心带给灾区人民”。

前天下午,志愿者李艾霞就向单位领导请假,“领导和同事都很支持,很快就批假了,一再叮嘱我路上一定要小心”。下午,她就开始准备行李,“能多带一件是一件,要多带一点当地紧缺的物资”。

由于所带的行李太多,快报临时紧急抽调了一辆依维柯运载行李。

昨天一大早,志愿者姜云的老公就赶来为她送行。他说:“说不担心是骗人的,肯定担心,当地条件肯定很艰苦,可能这段时间连洗澡都没法洗,但能去灾区做志愿者,我都嫉妒她了。”

上午8点半,两辆车满载10名志愿者和物资,准时出发了。

朋友嘱咐领养两个孤儿

在前往机场的路上,志愿者冯困坚不断接到亲朋的电话,“一个朋友叮嘱我,我看到那里能不能领养两个地震孤儿,等我回来的时候,就带回南京来”。

“我去那边,也想领养一

个孤儿带回来。”志愿者姜云说。一路上,大家的话题主要围绕领养孤儿和到当地如何做好地为灾区人民服务。

很快,志愿者一行抵达南京禄口机场。由于所带的行李太多,很快引起了一名机场工作人员的关注。

整整38件大包小包和箱子需要办理托运。其中,除了志愿者自带的行李外,还有快报钟晓敏爱心工作室委托带给灾区的奶粉、药品、食品等。另外,报社几位刚当上妈妈的记者也送来很多奶粉和现金,委托志愿者带往灾区。

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,38件行李托运手续很快办理完毕。

由于成都双流机场运送救灾物资的飞机很多,航班直到下午1点多才起飞。

看到沿街惨景,哭了

下午3点50分,飞机终于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。

刚下飞机,志愿者冯困坚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:“整个机场大厅几乎都是前来救灾的人,那么多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,眼前一片绿色。”

从机场前往成都市区安顿的途中,满眼都是帐篷,大街上不时驶过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,载有受伤灾民的急救车,快报抗震救灾志愿者们在激动之余,面对如此场景心里很沉重。

“这次特大地震灾害震撼了我,也震撼了全中国13亿人。”冯困坚眼角流下了泪水。她哽咽着说,她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,一定要和其他志愿者尽快到重灾区投入工作,对失去亲人、失去财产的灾民们,竭尽全力予以帮助,转化灾民们思想上的恐惧和悲伤。“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,我们都要出色地完成,不辱快报组织的抗震救灾志愿者光荣使命。”冯困坚和其他志愿者纷纷表示,只要是为了灾民,没有什么危险和困难可以吓倒他们。快报记者 高国

陈泓江 发自成都灾区



特派记者 陈泓江
汶川,我们和你在一起



志愿者行李中装着不少灾区急需的奶粉、药品
快报记者 陈泓江 摄



特派记者 刘向红
汶川,我们和你在一起